风雪万里栽铁花

——回忆鲁迅先生片断

曹 靖 华

一九三一年冬，鲁迅先生在《〈铁流〉① 编校后记》中，一开头便说，这本书到能和读者相见为止，是“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”。他说的那些“小小的艰难的历史”，我不再重复了。现在略叙一点有关这书的当年的另一些小事。虽然，这不过是一些象鲁迅先生说的“让它随风而逝的小事情而已”。

鲁迅先生约译《铁流》，是在一九二九年。那年十一月十八日《鲁迅日记》载：“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。”同年同月十六日，致霁野信说：“有寄靖兄一笺，托他一些事情，不知地址，今寄上，希兄转寄为荷。”这里说的“托他一些事情”，就是约译《铁流》的事。《日记》所载之“十八日”，恐系事后补记。

当年实际情况是：一在太平洋沿岸的上海，一在大西洋沿岸的列宁格勒；一处国民党暴政淫威下，一在世界帝国主义封锁的“孤岛”上。云天万里，关山阻隔，极目远眺，“大夜弥天”。此情此景，如何才不致让鲁迅先生的殷切期望付诸东流呢！莫奈何，只得在心事浩茫、踌躇满怀、风雪万里、障碍重重中开笔了。

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信中，谈及国内情况时还说：“此时对文字压迫甚烈，至于不能登载我之作品，绍介亦很为难……但兄之《铁流》不知已译好否？此书仍需设法印出。”

全书于该年五一节完成。译完后，不说别的，就是誊写，也非同寻常。那时，全世界反动派反对苏维埃俄国，连邮路都全被斩断的情况下，不得不采用复写办法。一笔下去，须力透六层。每次投邮，均发双份。以备一份万一“遗失”，另份或可“漏网”。倘两者均落进魔掌，就据第三份重新复写。加之，当年困处帝国主义封锁、威胁中的联共(布)中央，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，轻工业就不得不因陋就简了。这样，复写纸和衬纸，粗而且厚，力透六层，实非易事。每字每划，都得全神贯注，略一疏忽，麻烦无穷。二十多万字的稿件，复写下来，手指都出现了老茧。但只要它能越过万里云山，“流”到中国读者中间，也总不失为风雪中聊可自慰的小事了。

全书誊毕，辗转寄到国内。未出版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。当年各书店一听到“赤俄”二字，都战战兢兢，避之唯恐不速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这并非书店胆子小，而实在是压迫太凶。”在这情势下，他就毅然从拮据生活中，自己拿钱亲印。他在同年六月十三日信中说：

① 《铁流》是苏联革命作家绥拉菲靡维支(1863—1949)的代表作，写十月革命初期，高加索库班流域一支革命队伍，扫荡了反革命白军的一切阻障、封锁，终于取得胜利。

"《铁的奔流》(笔者按：即《铁流》)译稿一本，已于昨天收到。现正在排印《毁灭》，七月底可成，成后即排印此书，其成当在九月中旬。"那就是最初的"三闲书屋"版本，是一九三一年十月问世的。书一出，就又遭严禁。鲁迅先生通过一家日本人在上海开的书店，将初版一千册书，从柜台下一点一滴地"渗"透到读者中间。

稍后，北平投机书商翻版之风极盛，《铁流》也是被翻印之一。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函云："《铁流》在北平有翻版了，坏纸错字，弄得一塌糊涂。"可是就连这样"一塌糊涂"的翻版，也被反动当局没收了。

一九三二年，上海某书店从鲁迅先生手中将《铁流》纸型骗去，印了一版，书一出就又遭严禁。鲁迅先生当时曾慨叹道，文稿"检查糟到极顶……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、电烫发的小姐，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"……

当年《铁流》之在中国，真是"生不逢辰，命途多舛"。在那风雪万里的隆冬，《铁流》不是凝然成冰，就是在地下形成若断若续的"潜流"，再不然，就进入长期的"断流"了。

不过，当时北自伯力，南至香港，也都有这译本的重版。虽说那都是向外"流"的，然而它正象书名所标出的那样，总是以"铁"的劲头，在"流"、"流"、"流"……

而且，当年在内地，也有这样的情况：

一年夏末，有位青年，从海参崴往天津。在船将开入大沽口时，苍茫暮色中，他把自己的行李，细心检查了一番，把随身携带的一部伯力版的《铁流》，捧在手中，靠着栏杆，流露着难分难舍的心情，翻了几翻。最后，默然地、果决地把它扔到大海里去了。

七七事变前夕，有人仅有的一部鲁迅先生亲手校印的《铁流》，被中国大学一个熟人借去。此后，它就从书桌下边，静静地周"流"了中大之后，又静静地"流"遍东大①，"流"遍燕大，"流"遍清华，一去不复返，从此"流"得不知去向了……

这是为什么呢？抗日战争初期，《重版〈铁流〉后记》中，有几句粗浅的话，隐约可以窥见当年一点端绪：

"……《铁流》，这是被屠杀的劳动人民，战取生存的火炬。这些面黄肌瘦、赤身露体、死中求生的难民，带着老婆孩子，从敌人的刀光血影里冲杀出来。在血火中，在万难想象的灾难中，几乎赤手空拳地粉碎了反革命的铁的重围，沿途扫荡了现代化装备的劲敌，打下了全副武装的城池。甚至母亲举起婴儿，跛子拿起拐杖，老爷爷、老奶奶……都疯狂地抓起马料、车杆、斧子、扫帚，击退了反革命哥萨克骑兵的全副武装的夜袭……所有这些，都并非神话，而是绝望的死中求生的搏斗！这是要：消灭敌人，为的是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！"

当年，在国民党暴政的"岩石似的重压之下"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漫天烽火中，《铁流》曾以自己的革命行动的风暴和沛然莫之能御的激流，流到前线，流到后方，流到敌占区，流到辽阔祖国的偏远角落，以鲁迅先生所称的"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"，去激励万千读者，为战取生存自由和光明而斗争；去消灭敌人，为的是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！

当年从前线归来的同志们，每逢提及这类书时，常说："有时革命部队遭到敌人包围，战士们随身携带的一切东西，全可抛弃。书和枪，唯有这类书和枪，或则冲出重围，把它带走，或则同自己的生命一同毁灭！"……

---

① 中大：中国大学；东大："九·一八"后迁到北京的东北大学：这两校都是"一二·九"运动中的先进单位。

所有这些，毕竟都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当年在“大夜弥天”，风雪万里中，历尽艰辛，百般设法，移植铁花的宿愿。他在《〈铁流〉编校后记》的末尾，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所称道的**“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”**的庄严的语调说：“在这岩石似的重压之下，我们只得委婉曲折，但还是使它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。”

今天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阳光普照下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时，在举国人民斗志昂扬，意气风发，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鲁迅先生当年在风雪万里中移植的“铁花”，将开得更其绚烂而壮美！